

台湾武侠小说九大门派代表作

传统侠情派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台湾万盛出版公司

司马翎

# 剑神传

下



盗印必究  
举报有奖

司马翎

传统侠情派

剑神传

司马翎

主 编：叶洪生（台湾）

总策划：王达明（台湾）江上鸥  
编校整理：叶洪生（台湾）

## 第二十章

降心归正道 只为国色  
挟技赴名山 只候剑神

独臂野豺吕声忍耐不住，大踏步走过来，问道：“你的公子多大年纪了？”林氏骇怕地望着他，赶快道：“小犬今年才十四岁！”

独臂野豺吕声呵呵大笑，退开一旁。现在他方知道朱玲一直故弄玄虚，逗得他们妒心难忍。岳小雷的母亲林氏见他笑得奇突，不知是何缘故，更加惊慌，以为他是个疯子。

“岳大嫂你别理他，告诉我岳小雷近况可好么？”

“托玲姑娘的洪福，他壮实得很。未亡人曾经再三叮咛他，日后长大了，绝不可忘记玲姑姑救命大恩——”

朱玲取出那串翠玉项练，放在她手中，道：“我知道你的境遇，有难以告人之苦。我们大家都是可怜人，你千万不要见外，把这戈戈之物收下。设法变作银子，你们母子便有得化用……”

林氏为之呆住，呆了一刻，便递回给朱玲，不肯接受；但朱玲当然不肯收回。“未亡人实有苦衷，愧受玲姑娘厚赠。这串

项练，无论如何不敢生受——”朱玲觉得奇怪，她为什么会受之有愧？立刻问道：“小雷在城里什么地方？”

“未亡人也不知道。”她凄然答道：“是家父命人送他到城里上学的！”

朱玲不解地耸耸肩，请她回去。等她走远之后，才对吕声说道：“真奇怪，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如何舍得不明不白地送到城里去呢？”

吕声那里关心岳小雷，便插嘴道：“这是人家之事，咱们管得着么？”

朱玲俏眼一瞬，射出不悦光芒。吕声登时着慌，忙道：“姑娘别生气，小人去替你打听出来如何？”

“你如何打听去？”

“小人自有办法，文的不成，使用武的，总之问得出来便是！”

朱玲摇头道：“人家又没惹我们，而且我们和岳小雷又搭不上关系，凭什么这样对付人家？除非你是个疯子，才说得通！”

吕声色然而喜，道：“有了！总之你不要管，小人去办妥回来就是！”眼看朱玲犹疑地点点头，便放腿直往村中跑去。一入了村子，手中已捏住十数颗蚕豆般的山石，大叫大喊道：“我是玉皇大帝使者，特来降灾许村。呔，小子站住！”随着喝声，手指虚虚向一个转身欲逃的村人一指，那人便如泥雕木塑般木立不动。

“呔，小子你也站住！”

另一个正欲拔腿而逃村妇，恰如刚才那人一样，动也不能再动。

独臂野豺吕声的嗓门甚大，口中胡说八道，满村子乱跑。顷刻之间，已有十余人被他暗中用“米粒打穴”手法，远远便钉住穴道，钉在地上，动也不动。整个许村都为之鬼哭神号，鸡飞狗走。

不一会，全村都知道刚才砸掉本村首富林老员外大门的人乃是疯子；大家都慌不迭地关聚大门，但又忍不住要从窗缝中窥看。

吕声兜回来，一手抓起木立地上之人，大叫道：“吾神要把姓岳的人都弄死——”叫着随手一扔，那人直飞出寻丈，叭哒一声掉在地上，却忽然能够动弹，撒腿就跑。他如法炮制，片刻工夫，便把所有钉立地上的人一一掷得活转过来。这些人只恨爹娘生少了两只腿，全都赶紧跑回家去。

吕声直奔林员外宅，一迳冲进去，抓住一个老仆，瞪眼问道：“你是姓岳的么？吾神奉旨取你的狗命——”

那老仆吃他单臂举在半空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极力哀叫道：“小的姓林，不姓岳！那姓岳的已到城里去，不在这儿！”

“你敢欺蒙吾神，姓岳的分明在这儿！”

“不，不！大神饶命！姓岳的就在西城门右的一家铁铺做学徒……”

独臂野豺吕声哈哈一笑，随手把他放在地上，返身奔出林宅。

朱玲得他报告之后，秀眉深锁，道：“真怪，难道竟有如此忍心的母亲？我得伸手管管这件闲事！”当下上马直奔阳新城。入了西门，便是一条街道，果然听到了叮叮当当打铁之声。

她策马向在边走去，大约走了二十家店铺，果见一间铁铺；铺内有四个人，正在锤铁。其中一个执锤的少年，正是岳小



雷。只见他上身赤膊，一身污垢；铁锤下处，火星溅飞。而他的汗珠，也随着剧烈的动作而滴流下来。

朱玲心中一阵惨然，叫道：“岳小雷，且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说！”

她的声音虽小，但那震耳欲聋的打铁声，却掩盖不住；每一个字都清晰地送入岳小雷耳中。岳小雷怔一下，放下铁锤。旁边用钳子钳住那块炽红铁器的师傅粗声骂道：“操你娘的，可是找死么？”

朱玲听到这等粗话，饶她一生纵横湖海，却也不禁面红耳赤。

吕声大怒，一飘身飞入铺内，伸出蒲扇大的手掌，夹脸掴去，把那师傅刮个大耳光，直撞到墙上去。他道：“小雷出去，姑娘有话说呢！”岳小雷定睛望着朱玲。蓦地跳出店去，叫道：“啊，玲姑姑你真个来了，可想死我啦！”

朱玲把他带到一间饭馆，在楼上拣个雅座，叫了菜肴，然后开始问他。岳小雷起初露出不大想说的样子，但终于被朱玲底温柔的眼光迫得说出来。

他道：“我被官府送回家后，外祖父没说什么，但舅舅们都骂我没出息，性情太野，才会被恶人诱拐。我母亲只能含泪私下安慰我。过了两日，外祖父命大舅父告诉我说，我父亲生前，因家境贫苦，故此向外家借了不少银两。他说目下我岳家贫寒，绝无力偿还；但我已长得相当大了，老是坐食，也不太好！当时我十分激动，大声说我父亲欠他们多少钱，我都将会还清。大舅父笑一笑，说，肯不肯代父还债，随便我决定。但目下最好找个事干干。他又说我力气够大，可以做粗重的工作也不要紧。我立刻央他帮忙，倘若有工资可取，我除了吃饭之外，一

概还给他们，直到抵清为止。这份差事，便是大舅父替我找的……”

朱玲微嗟道：“漫道亲情深似海，有时骨肉不如无。你妈妈怎样说呢？”

“她不知道。”岳小雷傲然道：“大舅父说她若知道我辛辛苦苦出来做工，一定十分伤心，吩咐我最好别说，假装出来入学读书——”

朱玲哼了一声，睁眼道：“真可恶，欺蒙无知小孩，这些人良心安在？”

“这是我自己肯的，玲姑姑！”

“哼！你欠他家的债，什么时候才还得清，算起来怕要一辈子吧！”

岳小雷低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大概他们不会骗我吧？”

朱玲忽然被他的赤子之心所感动。孩子天真的心版，原是一片光明洁白，没有奸诈，也不防范；但随着岁月流逝，钉子碰得多了，便也就被社会薰染得失去了天真。她觉得不忍立刻叫他知道太多的人间丑恶，于是道：“好吧，我们暂时不谈这个，先好好吃一顿，然后我再想办法安置你！”

岳小雷身体本就壮健，近日又是苦挨打铁卖力气的生涯，可怜他还没一天吃得足够。此时但见佳肴满席，食欲大动，便狼吞虎咽起来。这等吃相，只看得那心肠日渐软弱的白凤朱玲，鼻子微酸。

直到吃完之后，岳小雷舔着嘴唇定睛看着朱玲，忽然道：“玲姑姑，你真好！长得又那么好看……”朱玲含笑斥道：“你别贫嘴！”岳小雷道：“石大叔呢？你没见着他么？啊，他真是一个大侠，官大叔好像还比不上他漂亮呢！”她暗中为之一震，但没



有表露出来，淡淡道：“我都没有见着他们！”

独臂野豺吕声被魔剑郑敖折辱过，其时郑敖便曾提及石轩中武功“天下第一”之言，当然他也知道石轩中的威名往事，以及和朱玲曾有瓜葛的传说。虽然知道，但此时听岳小雷提起，心中总不自在。正要询问，朱玲已支他去买两身衣服回来给岳小雷替换，约定在饭馆右邻的一间客栈碰头。

等他去了，朱玲才询问岳小雷关于石轩中的详情。岳小雷一一说了，还提起唐紫琼后来也曾探他之事。朱玲自命近日来已勘破世情，再也不为“情”字所苦。可是，一听到石轩中的名字，心里怦然而动；及至听到唐紫琼和石轩中见面说话，一股不自在之感，便涌上心头。

吕声买衣服回来，岳小雷便去洗澡更衣。朱玲心绪不安，便着吕声设法把岳小雷的事情办妥。吕声领命去了，直到傍晚时才回到客店来。

这时岳小雷刚刚在房中闭目运行坐功，那是朱玲所教的初步功夫。岳小雷这半个月来不断地练，已甚有成绩。等岳小雷练功完毕，朱玲便对他说，要带他周游天下，长点见识；此事已得他母亲应允。岳小雷本欲回家向母亲辞别，但朱玲诈说身有要事，已来不及；最好等下次再带他回来和母亲晤面。岳小雷十分信任朱玲，当时便答应了。

无情公子张咸等了四五天，真是等得望穿秋水，还不见伊人情影，等得心烦气躁，那村舍主人共是夫妇两人和两个小孩，都因小故而被他全部杀死。朱玲一回来，他大喜过望，但同时又上忐忑不已，不知她曾经去会晤了什么人。

朱玲教岳小雷喊他一声“张大叔”，他哪有心情理会，鼻孔中唔了一声，便问朱玲道：“你上那儿回来？使人有一日三秋之

感！”岳小雷见他派头甚大，小心灵中便不喜欢此人，管自出屋去闲走一番。

独臂野豺吕声抢着道：“公子，她是白凤朱玲姑娘呢！”

无情公子张咸呆了一下，然后道：“啧啧，久闻碧鸡山玄阴教鬼母座下，一凤三鬼之中白凤美色倾天下，原来你便是朱玲。我如今方信江湖上传言无虚！”

朱玲被他这一捧，心中自然受用，微笑道：“别瞎扯了，我到阳新县去了一趟，把那孩子带回来了！”

“你就是要去看他？”

“不错，怎么啦？你为何叹气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只不过像在心上移开了一块大石，故此松了口气……啊，请别怪我肆言无忌！”

说到这里，地哑星君蒋青山和独臂野豺吕声都知趣地退出房外。

朱玲默然无语，想起自己一生中，已有四个男人对她表示倾慕之意。除了一个厉魄西门渐相貌奇丑之外，全都是当今武林中叫得响的高手，而石轩中、宫天抚、张咸这三人，除了武功出众外，品貌和学问都不凡。这些熟悉可恋的脸容掠过心头，反令她更加默然迷惘！

无情公子张咸这时真个叹气道：“现在知道你是朱玲，我反而觉得快慰一点，因为我见过石轩中，他的武功品貌，的确可以匹配你。因此你当晚想坠崖而死，为了他，我便觉得你还值得这样做！要是你为了其他的凡夫俗子，我可能会看轻你哩！但请你别怪我的妄想遐思，我实在是情不自禁！你有权不爱天下任何人，但反过来说，天下人都有权爱你。对么？”

她沉默了一会，才轻轻道：“我已深知情味之苦，实有令人

悲不欲生之处！因此，你最好别想尽法子来挑动我已经死寂了的心弦。我求求你，否则日后只有悲哀和痛苦——”

无情公子张咸坚决道：“不！我绝不会令你难过，纵然日后你对我不好——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你放心好了！但我却想知道你为什么认为一定没有好结果呢？”

她垂下螭首，不声不响。只听张咸又道：“假如你肯忘记了，同时又能够对我发生感情的话，怎会没有好结果呢？”

朱玲本想将自己命运不祥告诉他，但回心一想，这个理由自己虽然确信不疑，但未免近乎玄虚，便不说出来。抬头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只要你记着你的诺言，那就行了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她好像听到岳小雷喊她的声音；但只叫了一半，便没有了。以为自己听错，没加理会。

张咸问岳小雷来历，朱玲把一切详情说了，便出去找岳小雷。张咸跟在后面，脸上带着如有所悟的阴险微笑。

朱玲出了屋门，忽然惊叫道：“喂，你们干什么？”敢情地哑星君蒋青山和独臂野豺吕声两人，一个抱住岳小雷，一个用蒲扇大的手掌，紧紧掩住他的嘴吧！她这一叫，可把他们的手都叫松了。

岳小雷挣脱下地，直跑过来，口中叫道：“玲姑姑，快去看看，屋外的池塘中有四具死尸！他们不让我叫你出来——”朱玲急忙跟他绕到屋后，只见在那小池塘中，浮着四具尸首，两个是成年男女，两个是小孩子。她一看就晓得是村舍的宅主一家四口，如今都惨不忍睹地浮尸池中，遭了灭门大祸。

无情公子张咸走到朱玲身旁，轻轻道：“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但千万别一怒而去……”她脸罩严霜，嗔声道：“果然是你干的！”

地哑星君蒋青山跃过来，啾呀直叫，用姆指直点自己心窝，表示是他所为。

无情公子张咸道：“青山，你不须包揽过去，她晓得是我干的！”说罢，长长一叹。接着又道：“朱玲，你不可能想像到我这几日如何过的，我恨不得毁灭了整个宇宙！”

朱玲面色微变，忖道：“他这个心地毒辣和性情偏激的人，真可能大大屠杀世人。假如我拂袖而去的话——”

张咸虽然低着头，其实双目余睨，尽见她的表情，心中暗喜，又道：“说老实话，只有血腥味和濒死前的惨状，能够使我刺激得暂时忘了你……”

她不再言语，吩咐蒋青山道：“快把他们捞起来，找个地方好好埋葬！”然后携着岳小雷的手，回到屋子里去。

“碰到这种像疯子一样的人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她苦恼地想。“除了我一个人之外，他不关心任何人。以他的骄傲自负，却肯在我眼前低三下四，唉，真是孽缘——”她不知不觉地喃喃道：“这个疯子般的人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岳小雷应声道：“我有办法！玲姑姑你把他杀死，不就行了？”

朱玲矍然望他一眼，微微颌首，但嘱咐他道：“以后你不准说这种话，提防他们听见，先把你杀了！”岳小雷昂然道：“我不怕，我会和他拼命！”

朱玲嗔道：“连你也不听话了么？”岳小雷立刻软下来，道：“姑姑别生气，我不再说便是！”她容色稍霁，随即开始烦恼地在房中踱圈子。过了好一会，她下了决定，轻轻道：“只有这个办法！”跟着便大喊道：“小雷，去把张大叔叫来，只要他一个人！”

岳小雷莞尔而笑，向朱玲伸出大拇指，傲然出去。却见张咸和吕、蒋两人正在门前不远处，唧唧地谈论着什么事。蒋青山看见岳小雷出来，立刻用手势要他们住口。

“玲姑姑请张大叔你自个儿去谈谈呢！”岳小雷叫道。

无情公子张咸微微迟疑一下，便大声应道：“好的，我来啦！”应罢拔脚走入屋去。朱玲含笑凝眸，瞧了他好一会，突然敛去笑容，换上愁怨之色叹道：“你天生就是这么不把人命放在眼内么？”

无情公子张咸坦白地颌首，道：“一向都是如此，但也许只有你能够改变我！”

朱玲心想自己的确可以改变他，只要把他杀死，再冷酷无情的性格，也不能肆虐。她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古人所谓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但对你却不适用。唉！为什么你这样呢？”

无情公子张咸正要答话，朱玲已接着道：“算了，我们别谈这些。我刚刚回来，你可喜欢听我吹奏一曲？抑是要我办些什么事？”

无情公子张咸呆了一下，双眉皱锁在一起，终于慨然道：“好极了，我极盼望你能特地为我吹奏一曲。另外我还有一个心愿，但要请你答允不生气，我才敢说出来！”

朱玲道：“今天我绝再生你的气，你说吧！”

张咸走近她身前，轻轻道：“我要亲你一下，仅此一吻，此生再无遗憾！”

朱玲大吃一惊，想不到他竟是这个心愿。如若换作平时，她可能打他一个耳光。但这刻回心一想，他马上就要死在自己手下，这个心愿倒不为过。她自个儿心口相商了好一会，抬目忽见他目光中，流露出一种说不出的意思。那是悲惨、自怜、

慷慨、勇敢等各种情绪的混合。这两道眼光，使得她为之颤栗起来，突然闭上眼睛。

无情公子张咸把她拥在怀中，热烈地吻她那丰润鲜红的嘴唇。他把她抱得这么紧，生像将一生的热情，都要这片刻间发泄干净。他的热情，使得朱玲为之心弦震颤，情感激动。已经寒冷如灰，紧紧关闭了心扉，重又开放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无情公子张咸双臂一松，哽声道：“天荒地老，海枯石烂，我亦总将记住今日这个温馨的片刻……”说完，他背转面在椅子坐下，虎目中偷偷弹出两滴英雄泪。

朱玲没有转到他面前来。刹那间，一缕箫声，袅袅升起。一开始便是南吕宫的调子，箫声中尽是感叹矜怜的味道。

无情公子张咸长长叹一口气。今天他特别容易被这种神妙的箫声感动，只一开始，已忍不住感慨地长叹一声。箫声从窗户间飘送出去，随风散布在四野间。是那么婉转动听，扣人心弦，以致屋外的三人都听得呆了。

朱玲纤白如玉的手指，轻轻跳动，调子已改为惆怅忆思的正宫；仿佛她曾遗失了最宝贵的东西，因此不能自禁地追忆和惆怅。顷刻间，箫声变为凄惶神伤的高调，大有征人欲去，关山万里，烽火狼烟，生离等于死别。或如嫠妇夜泣，思忆良人，荒冢枯骨已寒；而生者哀情万斛，则死别更惨于生离……

张咸一生之中，情感从来没有这么脆弱过，箫声扣击在他心弦上，竟为之热泪盈眶！朱玲凤目中也凝闪着泪光。她移到张咸身后，忽然放低竹箫，轻轻叹口气；伸出食中两指，向着他背上“灵台穴”，慢慢点下。

忽见张咸身体一震，之后便不再动弹，也未回转头来。她

知道两指一落，张咸纵有奇功护身，也护不了这背上“灵台穴”大穴。心中微酸，却咬牙狠心疾点下去。张咸低哼一声，突然纵椅子上直仆下去，倒在地上，声息寂然。

朱玲以袖遮目，不忍看他惨状，自个儿直退到床边坐下。喘了几口气之后，定一定神，想道：“我怎的如此无用，在那千钧一发之时，竟出不了全力，仅仅将他点晕过去。现在教我再下一次毒手，如何使得？”这时万籁俱寂，因此张咸倒在地上的声音，屋外都可以听到。

朱玲闭目寂然而坐，手中竹箫不知何时，已掉在地上。突然她跃起，飘落在他身边，伸出玉掌拍在他背心上。张咸吐了一口气，慢慢睁开眼睛。她蹲在他旁边，黯然道：“我要杀死你呢！”他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早就知道了！”

朱玲骇问道：“那么你为什么一闪避？”张咸坐起来，悲哀地瞧着她，道：“人生到头来，终难逃一死。我能死在心爱的人手下，不比让仇敌杀死我更好么？”

朱玲啜泣起来，摇头道：“你这个人到底无情，难道你不会想到我日后难过么？”

张咸叹道：“我的确没有想到这一点。但你既然这样说，刚才又肯让我亲你，可见得我在你心上已占了重要的位置。我可以坦白告诉你，你是世上最美丽的女人！国色天香四个字，还不足以形容你。我自问配不上你，因此我仅要求在你心中占一席位。便已心满意足。现在幸而你没亲手杀死我，那么我建议一个方法，你就不必日后难过了！”

白凤朱玲听得呆了！要知她虽然以前曾有三个男人爱她，但他们都不曾当面说出这么率直的真挚爱意。张咸的口才甚佳，娓娓道来，实不啻九天仙乐。



“那么，你有什么建议？”

“我现在走出去，自己弄死自己，不就完了！”

朱玲还没开腔，张咸已解释道：“我自己毁灭自己，算不得你亲手杀我。这样你或许会因而感动，将不会忘记我……”

朱玲怅然道：“想不到当晚是我要寻死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；而现在反而要你毁灭生命，宁不滑稽！人们总是自寻烦恼，果真不假！”

张咸站起身来，朱玲见他果真要走，心中感动之极。这种伟大忘我的爱情，古今罕闻。于是她也起身，把他拉住，柔声道：“你不必去了，我还有一个法子呢！”

无情公子张咸俊秀的面上，露出疑惑寻思之状，立刻矍然道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”他面色一整，变得十分诚恳，又道：“我曾经答应过你，不论你如何对待我，我也不会怨你。因此，你不须想得太过极端，以为我如不死，则你必须永远和我厮守，否则我便乱开杀戒。不瞒你说，早先在池边看着那几具尸首时，我曾有这种可鄙的要胁你的念头。但现在可不行——”

朱玲欢然道：“你真是世上罕见的大丈夫！那么请你尽力抑制一下自己的脾气，行么？”他慨然点头，但觉彼此心灵相通，千言万语，都不如脉脉传情之一笑。

难题已解决，大家十分欣慰。但地哑星君蒋青山可是个死心眼的人，苦苦坚持要替朱玲画像，要别画一幅能表现她含愁独坐的肖像。朱玲倒是答应了，但数日工夫过去，由于她多了个岳小雷作伴，加上和无情公子张咸形迹稍为亲密，眼中的郁郁之色已不复见。蒋青山空自有心，却无从落笔。

岳小雷开始随张咸学艺。这孩子聪慧过人，早已暗中问过朱玲是否会和张咸长久厮守。朱玲的回答是人生本难预料；尤

其是她，身负如山情债旧恨，可真说不定什么时候便会突然分手。

岳小雷听了，如有所思，便在学艺之时，一面拼命苦练，一面用口头询问了所有各家派的奥妙招数，用心强记住。因那地哑星君蒋青山携有完备的画具，他便在晚上绘图注字，将日间问过的绝技都记录下业。不消数日，无情公子张咸的绝技，几乎都被他问个一干二净。张咸并不在意，以为他天赋虽是一时之选，但这等绝艺岂同凡响，没有个一、二十年工夫，哪能练得会？

这天早上，朱玲起来，看不到岳小雷，十分奇怪，使命蒋青山、吕声分别去找。但歇了一会，他们都自个儿回来，报说不见岳小雷踪迹。张咸忽然从小雷房间出来，手中拿着一张素笺，大声道：“朱玲你来看看，他竟是不辞而别呢！”

朱玲大惊，取笺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不少字，大意是说：他明知这样不辞而别，辜负了朱玲对他一片热心，但他却想独个儿浪迹江湖；一面增长见闻阅历，一方面勤练武功。日后自会寻到朱玲，叩谢大恩。但却请她不要寻找，任他在江湖上磨练一番等语。

朱玲看了之后，觉得一个少年有心独立，自无羁束住他之理，只好打消了追踪的念头。便她却忽然想离开这个小村落，无情公子张咸自然誓死追随。于是他们中午时分，已到了武昌。

朱玲换了男装，独个儿去逛了一会回来，便对张咸说，要赶赴碧鸡山去。无情公子张咸面色微变，但迅即恢复常态，夷然道：“好吧，咱们吃过午饭，便动身北上！”

直到上路之后，朱玲见他仍然谈笑自若，并不追问她何以